



貶死前丞相吳潛，殺守潭州有功向士璧。在內百官，賣諛尸位；在外諸將，絕賞生心。人才沮氣，日就消鑠。及乎出師無謀，為韃所襲，一矢不發，似道誤國大矣！元相火魯火孫亦曾批評大宋愛民之道有餘，用兵之政不足，率為邊將誤國賣降。這話很有道理。「略敘」下半卷，極寫家人野蠻殘酷的胡俗，如信奉妖僧作法各節有云：

歲歲四月佛誕日，二月那吒太子誕日，佛殿四角置四大銀甕，貯殺童男童女血，殿角塑立裸佛仗劍，俯視甕中血，妖僧裸形作法禱佛，取血塗佛唇為祭，與虜主以次分銀甕血飲。

先辦壯白，將誕孕婦，裸形中坐，妖僧作法呪水，自見水底五色毫光，仍呪眩孕婦魂魄，問其見奇特事否？一聞曰「見」，衆執縛孕婦兩手，妖僧執兩金筯刺入兩乳傍，虜主以次金銀管插入孕婦乳傍，刺孔吸飲生血，見孕婦大號叫為「佛歡喜」。叫漸小，血乾命斷，身更雪白，剖腹分鬻肉食。留頭剝為鉢盂，漆而金，相持為飲食器。至取孕婦心中一點血塗佛唇為祭。腹中嬰兒亦分鬻食。以次分取母子骸骨至盡，各和乳香納香爐中，燬盡成灰，爭取灰藏篋筒歸。

其對漢人的貪暴虐行，亦無所不用其極。如書中所稱：

韃凡得叛去州縣鄉村，排門數次，脅索金銀曰「撒花」。不叛地殺人燬屋，盡劫子

女玉帛，曰「打虜」。所陷城郭，賊悉平為土。

今江南人稍足者充站馬戶。彼曰：「站者驛也，站馬者驛傳也。」蕃馬迎送賊曹，費用甚苦。一站九十里，將韃主急命者曰「海青使臣」，一晝夜行，或八站、九站，遇站則易馬，騎馬之人，用杉木夾鐵柱腰，食不敢飽，飽則嘔出心肺，使臣走至馬死則有賞。又有站船，又富者出人出馬充軍。

斷罪則不用徒、流、黥、絞之刑，惟杖臀自十七分等加至百單七而止。杖隨數加濶重。斬剮又酷，或生剝罪人身皮曰「渾脫」。又有三段割殺，彼曰「札撒」，此曰「條法」，彼曰「大札撒」者，大條法也。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統轄，其行杖治罪，與韃酋聽訟同。他身處如此暴政統治之下，真所謂「腥徹九天，冤入九地。」目見耳聞那些逆邪的惡行，何得不深懷憤恨？所以銘誓於心曰：

我逆我邪，願汝滅我；汝逆汝邪，我誓滅汝。期救此心，回歸於正，確於不變，一其無極。我終當與之決，向歸於一是之天！

其次關於史應「明正朔、定綱常」一節，尤可於此書諸文中，處處見到。他有「古今正統大論」一文，意即所以明正朔。析論歷代正統僭逆之事甚詳，故力主正名。他說：

名既不正，何足以言正統與？正統者，配

天地，立人極，所以教天下以至正之道。彼不正而欲正天下者，未之有也。此其所以不得謂之正統。

他認定古今正統僅為三皇、五帝、三代、西漢、東漢、蜀漢、大宋。以正統之治，出於聖人。故兩晉、宋、齊、梁、陳，可以中國與之，不可列之於正統。李唐為晉載記涼武昭王李暠七世孫，實夷狄之裔，況其諸君家法繆戾，特以并包天下頗久，且有貞觀、開元之治，得列於中國，亦不可以正統言。嬴政不道，王莽、曹操為篡逆，普六茹（楊）堅乃夷狄，呂后、武后係婦人，五代、八姓、實夷狄盜賊之徒，僭而非天明命；故均無以雜入正統之列。惟不以正得之國，奪之不為逆，如漢取嬴政、唐取普六茹堅、大宋取柴宗訓之國是。他以夷狄行中國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立限至嚴，惟主於理。且欲即諸史，痛辨大義，纂為「正統通鑑」。仍自三皇始，至堯始書甲辰，夏以後漸用編年。其他如兩晉、宋、齊、梁、陳，附之以續編年。至嬴政、王莽、普六茹堅、五代，則直書其名，亦以附編年。雖未能成書，而力圖「明正朔」之意念，已可概見。他在「德祐謝太皇北狩攢宮議」中，以時事散在四方，必有作野史者，希望能得正直剛毅之君子，直書其事，凡遇元字並削之，易為賊虜，不存其年號。如宋朝元年，宜改作初年或一年，其他一切值用元字，並以理易之。使不復聞其聲，見其字，以絕僞逆微迹。這是何等堅決嚴正切當的史法！

再說到「定綱常」，他曾鄭重地提示：「厥今

三綱五常之道盡廢，人而禽獸爾。：我父剛方純正，行三綱五常之道者也，萬不肖其一二，烏取其為人子？……今當誓死，行其所教，終期於肖。〔久久書後跋之三〕所教何事？即其所謂「忠孝家法」。此在「久久書」一卷中，已發揮盡致。「久久書」包括前後臣子盟檄二篇，凡二千二百三十四字。外有九跋一詩。前篇作於宋帝昞德祐二年九月，時元伯顏已入臨安，迫使宋主歸降了。後篇續作於一年以後，署為德祐四年正月，實為宋端宗（昰）景炎二年，亦即元至元十四年。據其序中所說，原係分其字而久久錯綜書之，又取久久之義以名。乃祕其傳，擬俟大事成再為釐正。過了四年，事尚未成，深恐生不能為國家報讎，死決當為大義吐氣，因即釐正，藉以激發其志氣。實則這是他反元復宋的兩篇誓詞，所以都標作「臣子盟檄」。他在後篇曾把這四字分別的解釋說：「臣子盟檄何義？臣不敢忘君，子不敢忘父母；誓吾心不變曰『盟』，勸國人皆忠曰『檄』。」同時懇切的宣誓：

吾違效盟，雷殛其形，理誅其罪。人違效盟，惟理所在，惟公乃行；人心天理，克復則明。敢率爾舊氏，群興萬動，協心丕作，恭聽號令，剗茲強醜，聿新有宋家邦，速觀乃有成。俾厥今之人，各正天倫；亦期彼後世，咸罔違是盟！

可見他的忠肝義膽，真是堅如鐵石！前篇嚴申夷夏之別。以為「天地之中，立人極焉，聖人也，為正統，為中國；彼夷狄，犬羊也，非人類，非正統，非中國。元凶忤天，篡中國正統，欲以夷

一之，人力不勝，有天理在。」自古夷狄未嘗據中國，故他憤恨地說：

今犬羊愈恣橫逆，畢力南入，吾指吾在此，賊決滅於吾手，苟容夷狄大亂，當不復生！

他又說：「今雲霧晦塞，草木凄苦，四顧空空，舍我其誰？」這種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決絕精神，能不令人肅然起敬？所以他對恢復中原是有十二萬分的信心。他認為萬潔一污非烈婦，小從大違非孝子，始貞後變非忠臣；也就是要保有從一而終義無反顧的大節。這在其「一是居士傳」一實即自傳一中，說得非常剴切：

今天下人悉以為非趙氏天下，愚哉！……譬如孝子於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唯父，與天同大。寧以生為在死為不在耶？又寧見有二父耶？此一是一之所在也。……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則我為主，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

彼所謂不易之理，殆指倫理、天理，他是堅具此一信念的。由後篇所載下面一段話，即可證明：理無不亡國也。然昔之亡國，必有太康、孔甲、桀、紂、幽、厲、哀、平、桓、靈、僖、昭之君，酷虐禍亂，大壞天下，數十年民大怨怒，奚而不喪？本朝人君，萬無一焉，故憤悶不平，思宋者衆，寧有一祖十四宗至仁，中國竟若是而已夫？天理必不然也。

其在「警終」文內又說：

人皆曰：「彼奪天下已定，何為而癡癡不天其生，惟求克死為道乎？」曰：「寒浞絕夏祀四十年而少康興，夫差敗越二十一年而勾踐滅，吳王莽篡漢之後二十一年而光武興漢，是未可以目前成敗論，宜高雙眸以觀。今天之與我者大矣，非一世之人所有也。獨未終之以死，非懼死也，懼不得其正而死，全歸之於天，貽辱於先也。」此舉史事篤信其復國必成，而未可輕許以死。後篇有一段話，說得更為痛切：

或曰：「子身不過五尺，長弓莫挽三斗強，言空無實，力孤不支，宜箝口餘生，不然，子之肉醢矣！」嗟夫！身可殺，心不可殺；形可泯，理不可泯。平生讀父書，箕而不弓，裘而不治。然至剛至大之氣，則塞乎天地間，自反而縮，果其往一舉中度，天地光明，開大宋兩中興之運，緝先王萬年文明之治，仰拜吾君九天之上，俯拜吾父母九京之下，臣子之事，或庶幾乎。這表示反元復宋，必底於成，真是義無反顧了。我們讀了他的「久久書」，果能一一行之，誠如他父親所稱：「可以為天地立極，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見後跋之一）

※ ※ ※  
最後要談到本書所收的詩了。本書的詩，共分四卷，計詩二百五十首。咸淳集選存咸淳四年戊辰至十年甲戌間之作五十篇，大義集選存德祐元年乙亥至景炎二年丁丑間之作七十篇，中興二集均係宋帝昞與二年己卯夏迄元至元十七年庚

辰秋之作。各集多有前敘或後敘，署爲景定詩人。自稱景定以來，至咸淳五年，作詩極多，亂離之際，併所著散文盡失。今附於其父菊山清雋集後之所南詩文集，殆多爲此一時期的作品。他自幼卽好吟詠，認爲詩動於心，乃因所感所憂所苦一觸而來。德祐而後，三宮在北，二王在南，每有所作，倍懷哀痛。宋社既屋，歌哭無端，隨得隨作，無釋於辭。所以他在中興集前敘中說：

五六年來，夢中大哭，號叫大宋，蓋不知其幾？此心之不得已於動也。夫非歌詩無以雪其憤，所以皆厄挫悲戀之辭。我之所謂詩者，非空寄於言也，實終身不易之天也，豈徒詩而已哉？

其中與乙集前小敘亦云：

今陷身不義，盡傷於心，期翦滅此而後朝食，凡有所作，意在大事，不敢囂奮風雲月露之妙，鑄爲獨樂之辭。然亦不知其果爲詩果不爲詩也。

中興集後敘更慨乎其言之曰：

今而上無君，世皆賊，我當爲天地斯道之主。主也者，天其綱常於無窮也。率有聞而笑之曰：「豈少君一人哉？」每厲聲應之曰：「正少我輩一人耳，實不容不出爲斯道立極也歟！」大逆熏心，冤憤填抑，目遇逆事相忤，尤覺氣豪不自禁，非不知賊之刀鋸之痛，然痛有甚於刀鋸者，寧忍避一身微痛，不救天下至痛？時吐露真情，發爲歌詩，決生死爲國討賊之志，心語心謀，萬死必行。故氣勁語烈，殊之和

平興趣。

這種氣勁語烈吐露真情的詩，讀之實足振衰立懦，深得詩道必致之效，豈雕琢字句徒尙美觀者所可比擬？足見他的詩絕不是無病呻吟，亦不是爲詩而作詩。所以在「醉鄉十二首」的序中，曾表示過他作詩的態度：

予今不求人詩，亦不與人詩。人與詩亦不受，人求詩亦不與。不倡以先之，不和以從之。孰是數者已確，或意惰累年不作，或興動一日數作，皆天吾天而已。

他自稱是「以詩醉於醉語」的，醉則必吐真情，當亦毫無顧忌，毫無保留了。

咸淳集的詩，係宋度宗時所作。他認爲理宗爲盛治之朝，名相、名臣、豪傑、師儒甚多，爲人所夢寐不到。德祐之禍，乃度宗時權臣持國，士氣沮喪，畏禍燃身，相尙賣諛所致。他父子結廬西湖，原亦過了一段舒適的生活。所以此集雖不無感時憂國之作，可是從字裏行間，卻仍流露着飄零閒散乃至邈隱的心情。如「無力可爲用，登樓欲斷魂。」（重題多景樓）「飄零毋感歎，天地亦浮萍。」（別故人）「天地一閒人，孤雲自在身。」（遊觀音山懷鄉僧貴月溪）「說到死生處，令人羨出家。」（僧房夜坐）等句是。其在描寫景物方面，還有極其凝鍊的一些警句——「鳳凰身宇宙，麋鹿性山林。」（送友人歸）「高樓臨白日，平地載青春。」（越州飛翼樓）「宿雲穿竇出，飛鳥御風還。」（聽琴）「江走游龍勢，山蟠睡虎形。」（別故人）「滿山落葉無行路，樹上寒猿剝蘚花。」（訪隱者）「坐來閒睇

西風久，過盡天邊數片雲。」（懷友）等，都具靜觀自得之趣；非心境平定，不易得來。本來他在中興集後序說過：

曠昔咸淳壬申（八年），嘗確然立志，悉委舊學。已絕筆硯文史，謀入山林，蛻去姓名，甘與草木同朽盡，敬以我還之於無聲無臭之天。向非德祐虜禍天下，無復賦詩作文矣。

初以時事日非，未得所用，不免有點意志消沈，亟思退隱。到了德祐，國亡無日，便又作出了大義集的詩。可是這是流出肺腑間的苦語，不與前集作風相同了。效只錄「德祐二年歲旦」第一首（時逆虜未犯行在），以見一斑。

力不勝於膽，逢人空淚垂。一心中國夢，萬古下泉詩。日近望猶見，天高問豈知？朝朝向南拜，願覩漢旌旗！

中興甲乙二集，都是宋亡以後之作。這些詩哀痛激烈，只在剖露肝膽，灑血誓日，寄望中興復國，毋渝此盟罷了。效錄甲集的「自題大義集後」於下：

長夜漫漫發浩歌，生民塗炭果如何？中興車馬修攘在，變雅君臣廢缺多！赤幟開明新日月，青氈恢拓舊山河。誓崇忠義誅姦逆，田海雖遷志不磨。

乙集所作無題的詩很多，概順次標以「礪」字，他說：

礪者，言淬勵乃志，決其所行也。漢頌逆莽功德者四十八萬餘人，今又遇之。唐顏氏之門，死於賊之刀鋸者三十餘人，今無

以尚之。何從逆者衆，盡節者寡歟！  
效錄「二礪二首」於左：

愁裏高歌梁父吟，猶如金玉憂商音。十年  
勾踐亡吳計，七日包胥哭楚心。（夫差敗  
越二十一年，越滅吳十年，乃伍員語）。  
秋送新鴻哀破國，書行飢虎齧空林。胸中  
有誓深於海，肯使神州竟陸沈？

鈞天夢冷紫宸春，臣子銜哀社稷屯！一縷  
血忱問白日，兩篇心誓哭蒼旻。（謂前後  
臣子盟檄）渡江祖逖願興晉，蹈海仲連不  
帝秦。回首故都宮闕恨，滿山秋色正愁人！

他的詩正如中興乙集「題拙作後」一詩所謂「我  
有詩一編，率皆懇切辭。但寫肺腑苦，不求言語  
奇。矢口吐憤氣，焉知詩非詩？」然集中古今各  
體，無不具備。一出誠心公道，斥去偽語邪思，  
雖不求奇，而亦多可歌可誦之句。再在「後臣子  
盟檄」及「總後敘」後，各附有一詩盟，特併錄  
以見其永矢弗諼的忠貞之志。

死亦烏可已？丹心闢大猷。恭承父母教，  
用翦國家讎。日破四洲夜，天開六幕秋。  
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

一誠盟檄死彌堅，終了婆娑未了緣。心勅  
雷霆開世界，手提日月上山川。劫前春壽  
群生命，空外風持萬古天。我大願王行至  
化，無窮無盡薄無邊。

#### 四、所南的盟心

「心史」一書，是以「大義略敘」代表「史  
」的部份，上半述宋末的竄政，下半述元初的暴

政。雖然他曾表示：「聞見不詳，慮訛其事，不  
敢悉書。」但亦可說暢所欲言了。「心」的部份  
，是以前後「臣子盟檄」的久久書為代表。此即  
久久書前跋中所謂「大痛在心，晝夜不釋，期於  
必成乃事」的「心誓」。由於怵目的痛史，加強  
了刻骨的盟心。故所有「詩」的部份，亦即斤斤  
於此。這在中興集後序，已一再明白宣示：

萬乘南遷，宗祏塵土，臣子之痛，終天罔  
極！今忍死暫生，期集大事，不暇以歡情  
倩目，調笑風月，為詩人美麗之辭。

亂後所作詩二百篇，固近於正。一或不能  
行其所言，願天誅之，人誅之，彰其不孝  
不忠偽語罔世之罪，使悉聞其惡。

其在總後敘中亦說：

天地萬化，悉自此心出。縱大於天地，亦  
不能違乎此心。既秉誓不變，決當有成，  
必然之理。我斷斷為大宋辦中興事，即所  
以報我父母大德天理一本而已矣。

他有「盟言」一文，尤其痛切地自誓：

思肖已捨此身為大宋討賊，開中興之大業  
也久矣。惟累年窮心謀度，無長策自奮，  
實恥有生。遂誓自為去就計，生莫為之，  
死則為之，萬萬必行之，誓決不肯棄於死  
而竟已。

是不特誓心於生前，而且誓心於死後。詩中有關  
心誓之作，觸目皆是，效再錄二首，以資諷誦：

此心

此心期不變，曾灑血為盟。舉世無人識，終  
年獨自行。海中擎日出，天外喚風生。淨盡

去雲霧，重開白書明。

無題五首之三

一天悽愴事，此恨極難裁。骨縱已成土，心  
終不肯灰。毒蛇噓樹死，怨鳥哭春哀。處處  
山東老，懸情漢詔來。

「德祐六年（庚辰歲）歲旦歌」後半有：「天鍊  
精金鑄我心，上籙忠孝兩字文。痛憶我君我父母  
，眼中不識天下人。不變不變不不變，萬挫以死  
無二心。醉喝海嶽尚翻動，不信不滅犬羊群。或  
謂逝水不可復，叱我癡忠空愁羣。焉知漢絕十八  
載，光武乃興春陵兵。即此一語斷世事，仰面再  
拜淚如傾！」二段，把他心誓的用意，合盤托出。  
這種誓死復國的決心和信心，誠足以顯示忠孝二  
字的光芒。他原本認定忠孝乃為人之大道，如「  
前臣子盟檄」中說：

學匪詞章之謂，所以學為人。人匪形體之  
謂，所以人其忠孝。萬世大經，不逾忠孝  
。一人忠，教百千萬人忠；一人孝，教百  
千萬人孝。生非所愛，死非所畏；生不得  
其道，死則為榮。

接着又在「後臣子盟檄」說：

古今忠臣義士，英壯激烈，高風凜然。吾  
亦人也，獨不能為之乎？雖父母遺體，不  
敢毀傷，坐視君上蒙大難不救，又棄父母  
所育之身，化犬羊類，生不為全人，死不  
得全歸，終古銜冤，痛于罔極！何忍負吾  
君？何忍負吾父？何忍負吾母？不為君子  
終身？「忠孝乃本分事，一毫悖謬，為大  
惡人。」父授我語也。：條遭漚洞，腥汗

社稷，淚盡心破，安敢有生？當與賊大決一勝，終其爲人臣子之道。

他本欲以此喚醒世人，爭取同道，使天下忠臣義士，耳效血盟，願相從而興火德，以復炎天中天。無奈天下俯首從賊，以爲勢不可爲，竟忘遠變毛角，居禽獸列；故守天理於至久而立於獨。（以上多援用原有語句）他在「久久書」後跋中，即會自述其獨守天理的苦衷：

大紀淪歎，同風一汗，知我者惟我而已。即我律我，而我且中；我乃以我之律而律於衆人，宜乎與人日益疏背。夫今之人吐語無奇氣，爲時所變化，叱古直，拜富貴，萬其心，一於利，初若剖肝膽相授，熟窺於久實不然。坐空一世，悉莫我之合，或相與游，終非心於吾之天者也。（見跋二）

難怪他甘於過着落落寡合的冷僻生活，像其託名的「一居士傳」說：

（居士）性愛竹，嗜餐梅花，又喜觀雪，遇之過於貧人獲至寶爲悅。不飲酒，嗜食菜，欣然飯速盡。有招之者，拒而不從，決不妄以足跡及人門。癖於詩，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一興動達旦不寐，作諷詠聲，辭多激烈意。詩成章，數高歌，輒淚下，若不能以一朝自居。每棄忘生事，晝日遂幽閒之適。遇癡濁者則急去之。多遊僧舍，與盡即飄然，愜懷終暮坐不去。寡與人合，間數月竟無至門者。獨往獨來，獨處獨坐，獨行獨吟，獨笑獨哭。

抱貧愁居，與時爲仇讎。或癡如啞口不語，瞠目高視而僵立，衆環指笑，良不顧。常獨遊山水間，登絕頂，狂歌浩笑，氣潤宵碧。舉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或告人以道，俗不耳其說，反嫌迂謬，率恥與之偕。破衣垢貌，晝行嚙語，皇皇然若有求而弗獲。坐成廢物，尙確持一是之理，欲衡古今天下事，咸歸於正。

這是據實直書，把他自己刻畫得維妙維肖，毫不爲諱。人則或指爲猷、爲愚、爲狂、爲怪，豈不冤枉？他有「一愚說」，即是表示不甘忍受衆所鄙稱之「愚」：

惜哉！愚於君父家邦，則天其遊；愚於胡虜巢穴，則身其囚；弔日景之燭物不品，慘淚痕之泣睛欲突。臨風一呼，將莫裁其所之也。唯予之不甘於愚，乃所以全其隱於愚也耶。

以愚隱道，當非真愚。變智以愚，人自難識。所謂「識其人不識其心」，致有種種莫能真識的鄙稱。試想以一個不得其用的落拓書生，身陷異族暴力統治之下，伶仃孤苦，念念不忘有宋君父，日夜皇皇然只圖中興復仇，獨行其是，必盡報國之節，是何等的忠貞可敬！他因一時力難成事，乃復著之於史，盟之於心，以勵大衆，以待將來，自信「天道不常晦冥，終有青天白日之時。」（見久久書後跋四）故自跋其「心史」云：

誓誓具誓，與國家罔極，與父母罔極，與日月罔極，與天地罔極，與道罔極，不變其不變，無窮其無窮。一之以爲斯世斯民

之心，縱有慘烈於雷霆剛斬確鋸者，千焉萬焉萬焉萬焉復萬萬萬萬焉，自反而縮，吾其往矣！

以如此誓復漢室的至誠，不及九十年，而卒償其求仁得仁的夙願，確乎是「合於天理」的效驗吧。最後他還自爲去就計，對其中興大業，生莫爲之，死亦誓必爲之，決不肯棄於死而竟已。因於德祐癸未歲（即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立下遺囑式的「盟言」：

我素以獨爲天，「心史」奚託？又意緒荒迫，不暇別書淨本，敬以藁本，鐵函重匱，沈之古吳古井中。大事未成，「心史」先出，得者當毀其文。我又決不肯耀詛世盜名之空辭，坐欺君欺父之實罪。大事成，「心史」出，願舉天下後世一化而爲忠臣孝子之歸，則我始終無遺憾矣。

爲此他又撰了一則「正覺摩醯首羅天王王療一切病呪」，欲藉此宣諸衆口，以示無量無邊的大願。所謂「普救病難，即臻安康。乃正綱常，終於究竟。」且幸而「心史」出現於事成之後，得以永傳，教忠教孝，使他了無遺憾，畢竟上天沒有辜負這位千古篤愛民族國家的有心人！莊子田子方篇有云：「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大學謂心正而后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孟子盡心篇說過：「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陸九淵嘗謂「使此心不昧，即是做工夫本領。」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國父倡導國民革命，特重心理建設。先總統蔣公繼承國父遺志，亦常舉陽明心學爲訓，這是很有道

理的。像蔣緯國將軍最近倡導梅花運動，與嗜餐梅花的所南，其用心實亦無二。武王伐紂，師渡孟津，周書泰誓第一有曰：「受（商紂）名受辛，字受德，或單稱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今當反共復國，中興在望，正宜精誠團結，四海一心，則師渡臺海，討伐竊據大陸而有民億萬心的殘暴共酋，滅之必易如反掌。所以此時此地，所有同胞，亟應把鄭所南的「鐵函心史」，奉作心經或心法，朝夕誦誦履行，早日促成共同企望的匡復大業。

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於臺北雙桂書室



# 且看我所聽到的

## 人人文庫 特六七二

湯姆·蘇利文由黑暗中摸索自己的生命

他使整個世界都看到他的一切。

湯姆·蘇利文是一個盲人，嬰兒時就被剝奪了他的視力，他變成一個被關在黑暗、孤寂的世界中初學走路的孩子。他和別的孩子一樣，凡是別人能做的，他都想做。

他成了一位傑出的大學生，忍受同學對他的唾棄。

他成了一位運動員，在體育方面的成就，遠超出一般人的夢想。

他成了一位音樂家，憑著自己的聰明智慧，贏得了聲譽與財富。

他是一位敏感的年青人，他除了努力探索友誼外，同時也尋找到了「愛」。

他是一位丈夫也是一位父親，他博得妻子與孩子們對他完全的愛。

現在他把所有的都訴說出來：美好的或醜陋的，希望或恐懼，挫敗或勝利，

令人心碎或令人感動的。

在這本書中，將打開您的靈魂之窗，讓您體驗到勇氣與生命是什麼。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電話：三一六一一八  
郵政劃撥戶：一六五號

湯姆·蘇利文著  
陳嘉芬譯  
定價：四五十元